



北京舞蹈学院科研成果
出版资助计划项目
Publishing Fund of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Beijing Dance Academy

边走边画



风景写生教与学

秦烨/编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北京舞蹈学院科研成果
出版资助计划项目
Publishing Funding Project of Academic
Achievement of Beijing Dance Academy

边走边画



风景写生教与学

秦烨/编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边走边画：风景写生教与学 / 秦烨编著.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8. 12
ISBN 978-7-5660-1561-7

I. ①边… II. ①秦… III. ①风景画—写生画—绘画技法 IV. ①J2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31299 号

边走边画：风景写生教与学

编 著	秦 烨
责任编辑	白立元
封面设计	秦 烨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 话：68472815 (发行部) 传真：68932751 (发行部)
	68932218 (总编室) 68932447 (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建宏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7
字 数	12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60-1561-7
定 价	5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序	01
留学俄罗斯	08
山西右玉	28
北京高碑店	37
德国	44
威海荣成	49
新疆铁热克提	59
西班牙阿尔巴拉辛	69
江西婺源	79
国内外写生集	84
人物	95



序

朴实而不呆板；轻松而不油滑

杨飞云

秦烨是一位既挚爱生活而又富有激情冲动的艺术实干家。他无论在国内外走到哪里，只要一见到感动他的景色，他就不仅仅是高声感叹赞美而已，而是马上支起画箱撸起袖子就画！于是久而久之，“边走边画”就成了他上了瘾的生活习惯。秦烨的风景写生朴实而生动，令人感到亲切，富有亲和力。每当我欣赏他的风景写生作品时，总会自然而然地联想起柯罗、巴比松画派。他们都是一路——对大自然怀抱着敬诚的真心。

中国美协《美术》杂志前主编、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
王仲

勤奋的秦烨，总是有新作品问世，近一个时期，我注意到，秦烨的写生画已经有了质的飞跃，这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量变转化为质变，长期不间断的大量的实践，是量的积累，经验的积累。我常愿意说的一句话是，任何提高都是在熟练的基础上。我们会常常强调，绘画写生中的构图意识，感性色彩的扑捉，笔触与造型在长期磨练中达到自由和自信的驾御，写生的高级阶段则体现在画面总体意趣和情调的把握，无疑，秦烨已经在自己的作品中很好地解决了这些基本问题，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绘画语言风格。看得出，他的浓郁的法国、俄罗斯情结，特别是印象派中毕沙罗、马奈等对他的作品的影响。秦烨有着难忘的法国、西班牙及俄罗斯的写生之旅，特别是俄罗斯的一段留学生涯，使他对欧洲经典文化内涵有了深切的感悟，亲身体验和情结，这些影响深深地融入秦烨的写生画作中，不温不火，含蓄中露出真情，和谐中彰显出力量，更有一种高贵的文人气质。

你可以画得漂亮和熟练，但是气质和格调则是更高级的修养，往往仅靠下工夫是学不来的，这是秦烨的个人气质、追求、成长的环境、他的文化背景决定的。我喜欢秦烨的画。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教授 王铁牛
2017年3月6日于北京

秦烨的油画情怀

秦烨是学舞美的，现在仍然做着舞台美术教育。多年以来他从未离开舞美行当，估计这辈子也许都离不开了。

不过在我的潜意识中，他从来不是一个舞台美术师，他就是个地地道道的油画发烧友。尤其从列宾美术学院归来后，秦烨对油画的着迷又更加纯粹，这让我几乎淡忘了他的专长乃至他的赖以存活的“饭碗”。

生活里从来不缺乏这么一种人：他们/她们终其一生爱一件跟吃饭无干的事，甚至可以为此而抛家舍业，虽然他们/她们偶尔也会有杂念、有烦恼，但只要做起来、只要进入他们的“状态”，便万事大吉。哪怕这种“状态”可能妨碍到他们/她们的生存，那也在所不惜。他们/她们的所谓“状态”，使他们/她们如痴如醉、朝朝暮暮，如同地老天荒。有趣的是，虽说他们/她们对现实这等漫不经心，却又能因此而博得眼球，因此受到他人瞩目，甚或因此而名噪天下，也可能一不小心成为油画圈子里众口相传的“传说”。说起来，“哥就是一个传说”这个有些熟烂的桥段，从来就不曾缺少过它的生动鲜活的素材，不管是在什么行当中，即如这个小小的油画群。

类似这种人，在我学油画的经历里耳之所闻、目之所见，真可谓不胜枚举。许多年前认识这么一位同样爱画油画的老兄，忆起来这位仁兄较秦烨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家里夫人每每将他的痴迷比作“喝蜜”，故从不与客人说其夫“画画去了！”，而直说：“喝蜜去了！”。在那种连糖豆都吃不上的岁月里，说一个人时不时地去“喝蜜”，简直如同说王母娘娘吃蟠桃，故事中流溢出浓郁的神话色彩！因此不知道的人听来，真是一头雾水。“为什么你家先生总是去喝蜜？”，“哦，原来画画好比喝蜜一般甜哦！”。做一件喜欢的事到了这个境界，冲那种忘乎所以的精神，冲那种情怀，对！就是所谓一文不值的这种“情怀”，真的值当的让边上人给他作个深揖了。秦烨的痴迷也算接近这种人，就冲着他能让我忘记了他的身份、乃至他手中端着的饭碗，足见他这情怀够深沉，因故我也给他作个揖！

秦烨因何如此沉迷于油画不是我能说清的，就像我也说不清我为什么喜欢油画。我倒是记得从小我就喜欢嗅亚麻仁油的味儿，但这个体验是私人化的，不足以拿来作为秦烨的注脚。每个人对事物都有自己不同的心灵体验，一般而言，我们无暇、也没有必要去了解每一个人的内心独白。重点是：秦烨的这种痴迷几近

给我们带来了享受，这享受既因为他颇富才情的画（这点很重要，这可激发出我们人类独有的共同认知），也因为他的痴迷，要知道痴迷是一种品质，是需要忍耐寂寞与旁边人的不解才能实现的一种高贵的人类品质。因此痴迷的人需要非同一般的执着与勇气，因故一旦其行为唤醒了身边的人，这等人便最是令人感佩。而这些条件秦烨几近具备，这就足以令我们对他以及他的画发生兴趣了。

近些年秦烨倾心于油画风景。关于画本身，每个观者都会看，不同的观者有不同的体验，稍后我谈我的观感。在此之前我还是先分析秦烨画风景画的缘由，再顺便说说我对风景画的理解，以及风景画本身的意义及其当下面临的问题。我以为把这些问题说清楚，会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秦烨作品的内涵与价值。解读作品是困难的，也难免牵强附会，算是抛砖引玉吧！

一个艺术家的成长是有其根植的土壤与依存的背景的。然而尽管这些条件对于艺术家是必须的，但并非每个艺术家一定都知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反之则有可能变作狡诈，那就很可能呈现出一种我们不愿看到的景象。所以我们更希望他身在其中而不自知。因为对有天赋的艺术家，他们/她们的感知系统本就异于常人，他们/她们都有较为强大的自我，不会轻而易举被环境所左右，尤其不会受到共有认知乃至经验的桎梏，他们/她们善于通过直觉来选择，因此他们的选择多数情况下是及时的、是对的，也是合乎情理的。

秦烨大学时学舞美。我记得舞美系的人画风景都很有一套，秦烨也不例外，许多有造诣的风景画家也都出身于舞美专业，假设学舞美的人都坚持画下去，相信中国油画风景的学术水平一定比今天高。这种优势是他们所学专业带来的，舞美系的人天天要研读剧本，天天考虑如何在舞台上造景，如何做出与剧情相契合的场景，这是他们/她们日复一日的功课。这种训练培养了他们/她们对文学意境的理解，也就培养了他们/她们观察外在世界的方法，使得他们/她们在观察自然时能够轻松做到状物抒怀、借景抒情，因此意味地造景逐渐在他们身上变成本能。中国古代文人的山水画为什么那么厉害，就是因为中国文人的理念里讲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不过上述这些条件并不足以使一个艺术家放弃众多题材而独选风景，譬如像秦烨这样。同秦烨一样受过舞台美术训练的人数不胜数，擅长画风景的同样数不胜数，但一辈子以此为业的毕竟少之又少，故秦烨的人生只能是一个个案。

像多数搞舞美的人一样，秦烨也擅长于表现风景中的文学意境，尤其其他的画总是充塞着诗意的美，这种能力让我十分艳羡。他善于用鲜活的笔法组织出明快

的色调，而且一切看上去来得自然而然，没一丝做作。秦烨的笔法多是跳跃的，并编织出时断时续的节奏，有如轻音乐，轻盈而灵动。在列宾美院期间，他的画尤其如此。回国后的这些年，也许是国内的光色有别于俄罗斯，他的色彩开始渐渐凝重起来，可是感染力并未衰减。比如画塞北黄土高原，那种稍微干涩的画面韵味，刚好反映出塞北的地域特征，仍然不乏诗意的贯穿，不过是由普希金似的淡然哀伤转变为唐宋边塞诗的苍茫。尤其近年来，他更是直接去画北京的工业与交通污染景观，也画带有怀旧气息、同时又不乏诙谐幽默的边城小景，这类作品同样也没有丢失诗性的美，只是又转换成了都市现实讽喻诗。新近在北疆的写生则焕然一新，在这些表现北疆风景的作品中，他画出了史诗的格局，同时跳脱出一贯孤寂的风景套路，而引入风俗画内涵，令我想起德拉克洛瓦在阿拉伯的旅行写生，也想到荷兰小画派的风俗风景画，在单纯的风景中平添了一席颇具传奇色彩的地域风味大餐。他用越来越坚实肯定的笔法画下北疆转场的家畜、错落有致的牧民定居点、波澜起伏的丘陵。明亮的色调，尤其令人惊讶的是对山峦地形的纵深推演，这种空间表现在油画表现中被称为三维立体表达，文艺复兴时被称为缩短法，它不同于二维的横向平移，因此在视觉上极具心理拓展的魅力。在北疆写生中秦烨在认识与技艺上似乎又有了新感悟，画出了令人神往的天涯异域风情，而清新明亮的色彩调性更增加了观者对异域景致的神往。这是我看秦烨风景画的一点心得，更多的观感留待诸位发表，我更想回到他作品背后一探究竟。

大多数入学油画，似乎都是从风景写生开始，秦烨也如此。因为大自然中光色变化最为丰富，且变化复杂多样，故而油画风景是初学者难以逾越又必须经历的一道门槛。因故有效地捕捉不同的色调，需要画家心手眼的熟练配合。在初学者而言，观察、调色、笔触的应用、构图的经营、物象的刻画这一系列复杂交织的技能，常常使他们/她们手忙脚乱，以致常常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不过当跨过这道门槛，他们便可在油画的各种技能中做到得心应手，因此风景写生既是很吸引画者，又是很折磨画者的。风景写生既是一道入门者的练习题，吸引着众多初学者；又是一道学术题，最终留下少数对此有更高诉求、更高兴趣的艺术家。秦烨是后一种。他所以选择坚持画风景，显然把油画风景看成一种学术，因此他是一个以油画风景为好的艺术家，又是一个油画风景群中的长跑者。当年成群结队画风景写生的景观中的那个不显眼的孩子，面对今天多元文化的景观，已然成为风景画这个微缩景观中的孤独守望者。

西方美术理论里有一种研究说：风景画题材的存在反映了人们对土地的爱。大家知道，对于土地的爱，是人类情感世界中最古老的情愫，这种爱一直以来也被延伸为对于母亲的爱。在中国的易卦里天地被乾坤所代指。天即是乾，属阳；

地即是坤，属阴。阳代表男性，阴代表女性。故女性又与大地同属，由泛指的女性再转换成特指的母亲，因此便产生了一个词——大地母亲。这是一个合成词，连在一起表达一个特殊的意义，即对具有怀乡色彩的“眷恋故土”“故土难离”之类词汇的形容，这种比喻也贯穿于东西方的语言习惯中。比如依据前面提到的西方理论的比喻手法，对“土地”一词的使用便与我们的习惯如出一辙。因此，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即在美学的态度上，风景画并不仅仅为了模拟自然，同时它也在传达人类的观念。但是在当下的格局中，人们传达观念的通道很多，为什么秦辉还会坚守在风景绘画的高地上呢？这又离不开我们对于画者原初的教养性格乃至知识架构的考察，就像前面说并非每一个画者都坚守在这里，但是有人坚守下来并因为他的坚守而唤醒我们，这就不能不引起重视了。正像秦辉的行为给我们带来的思考，这在行为学的角度看已然成为个案，故而也不可被忽视。有鉴于此，我们需要找到一个较为接近事实真相的答案，那就再回到对于秦辉其人其画的关注中吧。

从秦辉的性格看，他温和而多情，敦厚而儒雅，加上他的大学经历，使其热爱风景绘画成为一个当然。在当代艺术格局中，秦辉所选的油画风景方法的确属于那个已然逝去的伟大传统，从今日美术的格局看，它已然传统到像一张泛黄的甚至被尘封的旧照片。而秦辉在直接使用这种视觉资料，这是我要说的关键。沿用上面的分析，人对于土地、对于母爱的诉求永远不会过时。因为在人的情感经验中，土地和母亲是永恒的，也是最使人长久思念并难以释怀的。我以为，这本构成一种寄寓于作品的观念，似秦辉这样的画家在不断以这样一种貌似模拟自然的方式，其实是在不断提示他身边的人们，快来观看这种“旧”的东西！这东西是我们生命的源泉，是我们的扎根之所！而这个“旧”的事物乃至它的意境，便是凭借此种观念的基础所营造。所以说风景写生，准确说：带有艺术家思想感情的风景绘画在其生发与演变过程中就变得饶有趣味。秦辉的画里包含了他的世界观、人生观，甚至他的这种人格、这种志趣也深刻影响到他的画风。因此他的坚守才唤醒了我们边上的人，这种滴水穿石的能力不是每一位画者都具备的。

以今日秦辉的所作所为看，上述这些他大致上做到了。

2017/2/ 于望京 施本铭

吾弟秦烨

吾弟秦烨乳名小豆。上大学时班长徐学惠老师的三公子。因常找各种借口和理由去老师家混吃混喝故而他熟称的很。那时的他在我的印象中就是一个有北京才有的男：荡：的大男孩。不知觉一是他上大学学了设计和画。又一是成家的原因。一是现已成了无数画家中的写生好手。当然。他在绘画中的真正悟道得益于在俄罗斯期间的学习机会。虽时间不长。但看到了大量的真迹加上本人的刻苦和勤奋。所以认的秦烨在俄罗斯期间画了一批非常有味道的水彩作品。当这些颇有真意韵味的作品在中国油画院展出时。竟得到了油画名家陈丹青先生的赞扬和肯定。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近年秦烨又获得了在中国油画院深造的机会。眼界和手段上有了新的要求。绘事之道没有止境。兄吾弟恒努力再努力更上一层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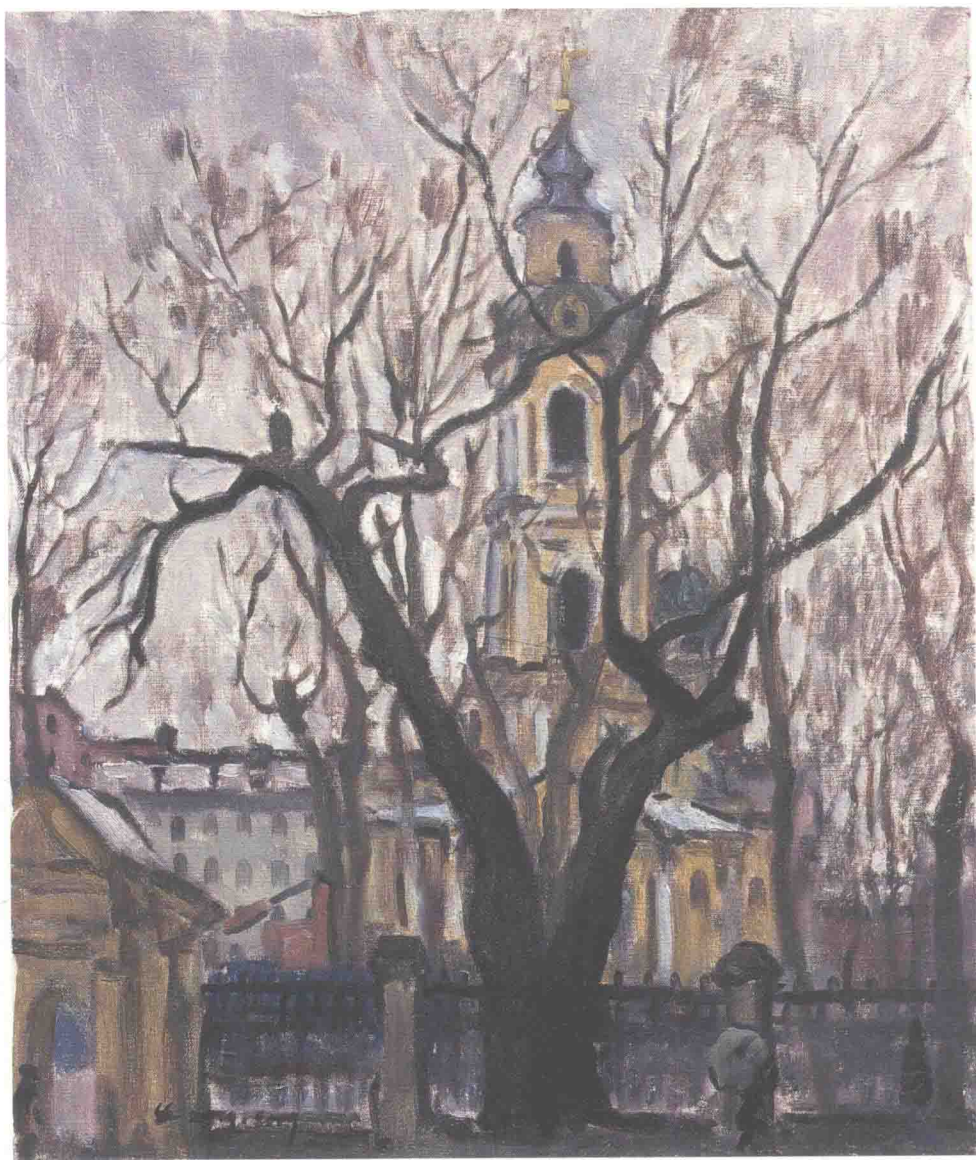
画家司徒雷 2017年3月



留学俄罗斯



列宾美院宿舍
50cmx70cm 2017 年



圣彼得堡之废弃教堂
50cmx60cm 2009 年



圣彼得堡之黑烟囱
50cmx60cm 2009 年



圣彼得堡之花园
50cmx60cm 2009 年



圣彼得堡之街道
50cmx80cm 2010 年